

# 花开如何

董改正

春光最易逝，草树最先知，便百般红紫斗芳菲了。花开如何？最敏感的莫过于诗人了。而花开如此，怎一个“开”字了得？

有人用了“拆”字。用得最大胆最奔放的是柳永。他说：“拆桐花烂漫，乍疏雨，洗清明。”能不能听见“啪”的一声？能不能看见桐花绽开的模样？桐花可以“拆”，杏花也可以：“今日春气暖，东风杏花拆。”榴花也可以“拆”：“榴花最晚今又拆，红绿点缀如裙腰。”我还见过“拆桐花烂漫，乍疏雨，洗清明”的写法，“拆”多好，啪的一声，更有力度。

“破”字也好，无端令人眼前浮现一尖嘴的花苞，花瓣“噗”的一声绽开，花蕊战栗。能“破”的花应是中型花朵，如杏：“杏子梢头香蕾破。”如梅：“梅花破萼犹含须。”如梨：“来时未见梨花破，别后方惊燕子飞。”如桃：“小桃初破两三花。”兰草花能不能破？婆婆纳能不能破？觉得不妥，坏了其“幽”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无论什么花开，都能一破寂寥。

也有径直用“开”的，那得有极大的自信。王维说：“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”出语朴素，一任自然，有大宁静和大自在。杜甫说：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。”境界上已经差了一截，而“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”的“开”，则开出了沉郁悲凉。杜甫一直是个让人心疼的诗人。

花的姿态如何？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。”带雨的不仅仅是梨花，还有芍药，而除了“卧”，还有什么更适合蔷薇呢？比蔷薇卧得更慵懒更妩媚更柔弱无骨的，当是海棠了，只因春浓似酒，“醉得海棠无力”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桃花斜带一路烟霞，桃花之美在庭院，在一棵树

堆云如烟。春城无处不飞花，飞得最美的除了柳絮因风癫狂起，便是杨花了——春风不解禁杨花，濛濛乱扑行人面。落到东坡的眼前，春色三分，杨花成泪。

花色如何？桃花香，李花香，浅白深红。“柳色黄金嫩，梨花白雪香。”把黄金和嫩搭一起的，也只有李太白了，可你就觉得那是真嫩，嫩黄。“红入桃花嫩，青归柳叶新。”一个“入”，一个“归”，炼字如此，既工稳又自然且奇巧，也只有杜甫了。诗词中，桃花比不过杏花，杏花比不过梨花，且不说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了，“梨花千树雪，杨叶万条烟。”“月胧胧，一树梨花细雨中。”梨花就胜在那一身素白吧。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审美，淡雅，蕴藉，桃杏还是太艳了。

花香如何？李白说梨花香，我没有同感。外公看梨园时，我常伴他春夜。千树万树梨花开中，我似乎并未闻到白雪香。外公葬在山坡上，一树一树的梨花开时，我去看他，也只见花落如雪。宋人刘彤说：“满阶芳草绿，一片杏花香。”唐人陈陶说：“云溪古流水，春晚桃花香。”桃花、杏花的香我居然都未闻到——或者是被它们的美惊到了，忘记了花香？南朝柳惔咏蔷薇，说它“不摇香已乱，无风花自飞”，蔷薇香我素来不太喜欢，过于浓了，最好闻的当是水仙、兰草花和暗香浮动的梅吧？它们的好在于“著意闻时不肯香，香在无心处”，那种邂逅，令人心动。“茵茵花香盈袖衣”，荷香要次一等；桂花再次一等。辛稼轩说的“稻花香”，闻到却在我离开乡村之后的一次夜行，走在蛙声一片里，稻花香潮水一般汨汨涌来。

写到此处，窗外雨潺潺了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春天正在茁壮成长。遗憾的是，明朝醒来，再无宋时的小巷，也再无卖杏花的吆喝了。



角逐 周文静 摄

## 梨花

桂人庆

捧一杯热茶，坐于檐前。屋外迷迷蒙蒙，如雾似雨，阴沉的天气、阵阵凉风，让人倍感清醒。忽而一抹亮眼的洁白占据视野，细细看来，竟是院里的梨花开了，故也有了凑近观赏的兴致。

站在树下，一树的梨花错落有致，那素雅洁白的身姿如雪，偶尔挥洒给大地。以前应是从未细致地观察过这棵梨树，只是读到“细雨霏霏梨花白”时，感叹着梨花在春天细雨迷蒙的时节盛开，洁白透亮，异常典雅，就这般周而复始。

立于树下，细细描摹。或许也曾有人如我一般，未曾言语，只是相对而视，对梨树的敬意却油然而生。清秀淡雅的枝干，微微倾斜，稀稀落落挂着几朵零星的花朵，似是迫不及待告诉人们春天即将到来的消息，清透典雅，疏放简易，梨花的孤傲跃然纸上。

一夜雨后，枝头还携带着寒气，梨花却早已开在枝头，洁白的花瓣，如同细碎的绸缎，长短不一的花丝，灵活跳脱，宛如俊俏的新娘对镜理妆。梨花清媚而不流俗，可用来上妆。曾看过一幅梨花仕女图，极佳，图中女子身穿罗裙，外罩纱衣，立于梨花树下，花瓣洋洋洒洒，女子手持铜镜，额头上点缀着梨花型花钿，竟比身后的梨花还美几分。

梨花似美人，却鲜少有人做喻，大抵是因为她的薄命。不觉想那唐玄宗李隆基思念杨贵妃的情景，在贵妃离去后的岁月里，重情的他，不知道是煎熬还是沉醉在这般销魂的思念中，故意难以自拔。

“梨园弟子白发新”，唱着戏曲的人，发已雪白，宫女红颜已褪。一起听戏，弹曲的日子，在他的心间久留不去，从此人世间，有了一首《长恨歌》。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那个容貌清丽的人儿，与自己阴阳两隔，滴血的心儿，化作了梨花的蕊，一点血红，长成了后来的梨核，酸涩中带着芳香，浓郁中有着忧愁。若是细细赏来，却又温婉和煦，真是矛盾，怪不得惹得桃李竞相嫉妒。

国画里的梨花总是受人青睐。一枝梨花横斜，淡墨勾花、浓墨点叶，再以白色染花瓣，朴素明快，满眼清雅，令人心动。那份不卑不亢，不与世俗为伍的淡然，也隐约能感受到梨花的卓然风姿了。更有满树未开的花苞，与枝上残存的白雪交相辉映，不分你我，若非仔细观察，竟分辨不出何处是雪，何处是花了。若想仔细辨别，倒也不难。只需月夜时分，于庭中驻足，朦胧月色下，嗅到一抹浓烈的香味儿，那便是梨花了。若是碧天，只消颜色分明即可，所谓“粉淡香清自一家，未容桃李占年华”，便是如此了。

梨花，质轻，气浓烈，味微苦涩，有疏肝合中、清肺润肠之效。春日里，约三两好友，围坐梨花树下，红泥小火炉，置柑橘，龙眼，花生若干，取梨花冰糖烹煮茶汤，茶色浓郁，香气清爽，回味无穷……

# 原野上的外婆

黄小秋

十岁那年，父亲躺在床上辗转呻吟，给了我一生对于病痛的恐惧。后来，幸而被送到外婆身边，让我拥有了最珍贵的爱之滋养。那个说话像在用心唱歌，字字句句像鲜花一样温柔的外婆，只要想起她穿着月白色对襟衣的修长身影，想起她微笑时像天边月牙一样弯起来、闪烁着暖暖光芒的眼睛，一些残存的寒凉和苦痛，都会烟消云散。

常记起晨光熹微之时，在轻柔的呼唤里，一只温暖的手牵引着不愿睁开眼的我，来到柴火熊熊的灶屋里，一条温热的毛巾捂到了我的脸上，从额头到小嘴，整个脸盘被热气缓缓蒸腾。

毛巾撤去时，我的眼睛已经闪亮如星辰。蹦蹦跳跳跟着外婆走在乡野的小路上，一张小嘴开始像小溪叮叮咚咚奏起了音符：“外婆，昨天我梦到自己采了一大篮子蘑菇，提也提不动！”“外婆，昨晚书里面那个嫦娥仙子来了……”外婆弯腰扯一把嫩嫩的猪草，回头应我一声“妮儿的梦做得好”，那眼里的笑意漾得更深了。得到鼓励的我，也扯了一把猪草，接着更起劲地把昨晚做过的梦，一股脑儿都分享出来，外婆就一直含笑回应着。后来母亲总说，我含笑倾听身边的人诉说心事的神情，像极了外婆。

晨风柔柔地拂过外婆的前额，飘起几根沾着花粉的发丝，被霞光映照的

外婆，更像小人书里的采薇美人了。就凭她比父母更会倾听我的心声，从不阻止我看课外书，我早已破例把她从亲人提升为最珍贵最知心的朋友了。更何况外婆在她亲近了一辈子的原野上，给我分享了无穷无尽的自然野趣：“妮儿，这是苦菜丁，虽然苦，清火解毒最厉害。”“妮子，这是荠菜，模样一般却补身子；这是马鞭草，就算被火烧了来年还能长叶……”

外婆的声音柔如晨风，那些性格迥异的花草，带着一份生命的美好，随着外婆的牵引，缓缓走进了我的灵魂深处，原野和我之间，也渐渐有了和外婆一样的熟稔。草籽在风中安静地结籽，紫云英从不远处捎来淡紫的芬芳，一老一少，虽然隔着长长的年龄，却成了空旷的原野上可以温暖彼此的人。

孔子说：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。”外婆饱含着爱意的温声细语，熏陶了我温暖有爱的性情；外婆永远微笑的眼神，让我有了无拘无束的松弛时光。很多年来，我凭着原野上的一份感悟，珍惜着每一个给我暖烘烘情感回应的人。对待学生，我像外婆一样耐心倾听，并乐于回应，尽力捧出一份爱的滋养，也收获了学子珍贵的回应：他们都喜欢叫我姐姐，把我当作能分享心声的好朋友。

能被外婆纯朴的爱滋养着，是我一生里最大的幸福；而学会滋养他人，是我一生顶级的修养。跟着外婆在乡野度过的童年，常会溢出甜蜜的汁，稀释了生活里的苦。

再回首，摇曳着紫色芬芳的原野，连同外婆温柔的身影，在暖暖的晨风中，像一根质朴的布缎，将我与周围的世界连接在一起，织成了一条绚丽的花边……

